

中国现代文豪书系

徐志摩

散文 诗歌

全集

最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
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豪书系

徐志摩

散文 诗歌

全集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中国致公出版社

责任编辑/智 龚

封面设计/梁显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志摩/张焱主编. -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9

(中国现代文豪书系)

ISBN 7-80096-686-0

I. 徐… II. 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0825 号

中国现代文豪书系
徐志摩散文 诗歌全集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 100034)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647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16 开本 280 印张

2001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套

ISBN 7-80096-686-0/H·14

定价: 1970.00 元

前言

徐志摩(1896—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铤,初字樵森,留学美国时改字志摩。曾用笔名:南湖、云中鹤、仙鹤、鹤、海谷、谷、大兵、黄狗、删我、心手等。浙江海宁人。父亲因兴办实业,蜚声浙江。1910年,徐志摩入杭州府中学堂,开始接受“新学”。1916年入北京大学法科。1918年按照其父的愿望,赴美学习银行学。

1921年春,徐志摩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剑桥大学两年的英国资产阶级教育,给予他很深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他的世界观与政治观。在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他西洋文学的熏陶下,他违背其父的期望,放弃银行学,从1921年起开始了新诗创作,其“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爆发,不分方向的乱冲”(《猛虎集》序)。1922年10月回国。12月起,在《民国日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晨报副刊》上大量发表诗文)参加由回国的英美留学生及其他人组成的“聚餐会”。随后,在“聚餐会”基础上由他提名成立“新月社”。同时,他也加入了文学研究会。

1924年,徐志摩又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并任北京大学教授。这时的徐志摩,不满军阀混乱、民生涂炭的社会现实,向往和追求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在“三·一八”惨案中,他写下诗《梅雪争春》,用“冷飕飕的飞雪”中瓣瓣“梅萼”的“残落”,象征段祺瑞政府对爱国青年血腥屠杀的暴行。他在散文诗《婴儿》中,用“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的产妇来象征处于苦难中的中华民族,用“美丽的婴儿”象征他所理想和盼望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新政治”。

1925年3月至7月,徐志摩历游苏、德、意、法诸国。他看到苏联战后的困难景象,由此产生了对革命的恐惧。同年,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出版。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主编《晨报副刊》。这一年里,他写了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和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自剖》、《落叶》中的部分作品,是他创作最多的一年。1926年4月至6月,在《晨报副刊》上主编11期《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对新诗的艺术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在主编《晨报副刊》期间,徐志摩还与余上沅等办了《晨报副刊·副刊》,组织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党化教育问题”等讨论。他明确表示“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他认为“列宁,他的伟大,……是不容否认的”,“但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落叶·列宁忌日——谈革命》),道出了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工农革命运动高潮中的不安。

1927年,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确立,使徐志摩由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单纯信仰”的追求而“流入怀疑的颓废”(《猛虎集》序)。此后他写的诗,多是颓唐失望的叹息。同年春,与胡适、邵洵美等筹办新月书店。9月,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出版。秋后,任上海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教授。稍后,又任上海大夏大学、南京中央大

学教授，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

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徐志摩一度担任该刊主编。在他执笔的代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造成了文艺的“荒歉”和“混乱”，提倡所谓“健康与尊严”的原则。在诗《秋虫》里否定包括革命理论在内的一切“主义”；又在诗《西窗》里攻击革命文学倡导者“借用普罗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的留着喝”青年们“滚沸过的心血”，因此受到了革命文艺阵营的严肃批判。

1928年8月，诗集《志摩的诗》删订再版。9月至11月，他再度历游英国、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并在1931年3月成立的笔会中国分会中被推选为理事。1930年任中英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并在1931年3月成立的笔会中国分会中被推选为理事。1930年冬，他辞去南方的教职，抱着“另辟生活”的愿望，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1月，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8月，第三本诗集《猛虎集》出版。

1930年底，徐志摩翻译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英国独幕剧《墨梭林尼的中饭》。1931年9月，发表同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烈士的小说《珞女士》，并在“左联”刊物《北斗》上发表诗作。这对于当时国民党“官办文艺”是个很大的震动。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

徐志摩说：“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巴黎的鳞爪·我所知道的康桥》）。《志摩的诗》和《翡冷翠的一夜》中的诗，大多是对于黑暗的封建势力不调和的表现。在《大帅》、《人变兽》、《太平景象》等诗中用含蓄的意象表现了对北洋军阀血腥暴行的不满。在《先生！先生》、《叫化活该》、《一小幅穷乐图》中，用鲜明的画笔描绘了下层劳动者痛苦的生活画面，表露了他的同情心。他又在《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灰色的人生》、《再不见雷锋》等诗中显示了他对阻挠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的封建势力的蔑视与抗争。这些诗，生动地体现了青年徐志摩“那股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的热情”（郁达夫《怀四十岁的志摩》），但也流露了他享乐主义的生活哲学和庸俗的生活情趣。

《猛虎集》、《云游集》中的诗，却是“抹去了以前的火气”（陈梦家《纪念志摩》），用“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茅盾《徐志摩》）。他反复低吟着“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黯淡是梦里的光辉”这样低沉的调子，表露当时资产阶级“枯窘”、彷徨的心理状态。

徐志摩的诗大都是抒情诗，他善于用细腻的笔触表现丰富复杂的情感。在《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中，以食莲蓬为线索，运用中国传统的比兴手法，层层深入地刻画别离的恋人相思的情感；在《我等候你》这首诗中他详尽地描绘一个男子从黄昏到黑夜痴情等待负心不至的爱人时的种种极其复杂矛盾的心理过程，令人感到一种回肠荡气的伤感的情绪。同时，徐志摩还致力于创造一种建筑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新的诗歌语言，他的诗，如《残诗》、《偶然》、《再别康桥》，语言自然、纯熟，既是地道的口语，又经过艺术的提炼，独具清莹流丽的情致。他的散文成就也可与诗歌媲美，

由于没有太多形式上的束缚，在散文中更易表现他奔放不羁的情感，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都是久经传诵的名篇。

徐志摩的著作，除前面提到的诗集外，有散文集《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秋》，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等等。

作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徐志摩鲜明的艺术个性，苦闷的精神世界，意外的英年早逝，多少年来一直倍受关注。他的诗歌和散文，也一直是读者喜爱的文学佳作。这套《徐志摩散文 诗歌全集》分别按其创作的时间先后编辑，其中还包括部分由他翻译的外国诗歌，应该说这些译作也是经过了文学再创作，理所当然地属于他诗歌的一部分。

如果把徐志摩的诗比作海，那么他的一篇篇诗歌和散文，就像一朵朵浪花散发着轻烟似的微哀。那精致的诗句、浪漫的小语和那小布尔乔亚的情思会再次打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会再一次证明，没有诗的心灵该是多么枯燥和乏味。

本书编委会

2001.8

目 录

散文卷

印度洋上的秋思	(1)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5)
吹胰子泡	(7)
杂 记	(8)
曼殊斐儿	(12)
“天下本无事”	(21)
童话一则	(25)
我过的端午节	(27)
一封公开信	(29)
泰戈尔来华	(31)
泰山日出	(35)
罗素又来说话了	(37)
征译诗启	(42)
山中来函	(43)
拜 伦	(44)
泰戈尔	(50)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53)
小赌婆儿的大话	(55)
我默的一首诗	(58)
落 叶	(59)
济慈的夜莺歌	(68)
致新月	(74)
丹农雪乌	(77)
翡冷翠山居闲话	(85)
意大利的天时小引	(87)
一个译诗问题	(88)
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	(90)
“迎上前去”	(93)
葛德的四行诗还是没有翻好	(96)
咽死木死	(100)
论自杀	(103)

目 录

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108)
吊刘叔和	(111)
再论自杀	(113)
话匣子	(116)
罗曼罗兰	(120)
守旧与“玩”旧	(124)
灾后小言	(128)
巴黎的鳞爪	(129)
未来派的诗	(138)
《现代评论》与校对	(140)
“闲话”引出来的闲话	(141)
我所知道的康桥	(144)
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	(150)
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152)
伤双栝老人	(155)
结束闲话，结束废话！	(157)
诗刊弁言	(158)
自 剖	(160)
再 剖	(164)
这是风刮的	(167)
想 飞	(168)
卢梭与幼稚教育	(171)
再谈管孩子	(176)
我们病了怎么办	(179)
诗刊放假	(182)
剧刊始业	(184)
《落叶》序	(186)
“话”	(187)
海滩上种花	(193)
丑西湖	(197)
天目山中笔记	(199)
求 医	(202)
吸烟与文化（牛津）	(205)
《巴黎的鳞爪》序	(207)
《翡冷翠的一夜》序	(208)
“浓得化不开”（星加坡）	(209)
我的祖母之死	(212)
悼沈叔薇	(220)

目 录

我的彼得	(222)
白郎宁夫人的情诗	(225)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236)
汤麦士哈代	(240)
新月的态度	(245)
一个行乞的诗人	(249)
“死 城”(北京的一晚)	(258)
家 德	(263)
“浓得化不开”之二(香港)	(266)
波特莱的散文诗	(268)
美展弁言	(270)
想象的舆论	(272)
我也“惑”(与徐悲鸿先生书)	(273)
关于女子	(279)
《轮盘》自序	(287)
《猛虎集》序	(288)
秋	(291)
西湖记	(298)
爱眉小札·日记	(307)
爱眉小札·书信	(327)
眉轩琐语	(381)

印度洋上的秋思

昨夜中秋。黄昏时西天挂下一大帘的云母屏，掩住了落日的光潮，将海天一体化成暗蓝色，寂静得如黑衣尼在圣座前默祷。过了一刻，即听得船梢布篷上悉悉索索啜泣起来，低压的云夹着迷蒙的雨色，将海线逼得像湖一般窄，沿边的黑影，也辨认不出是山是云，但涕泪的痕迹，却满布在空中水上。

又是一番秋意！那雨声在急骤之中，有零落萧疏的况味，连着阴沉的气氛，只是在我灵魂的耳畔私语道：“秋”！我原来无欢的心境，抵御不住那样温婉的浸润，也就开放了春夏间所积受的秋思，和此时外来的怨艾构合，产出一个弱的婴儿——“愁”。

天色早已沉黑，雨也已休止。但方才啜泣的云，还疏松地幕在天空，只露着些惨白的微光，预告明月已经装束齐整，专等开幕。同时船烟正在莽莽苍苍地吞吐，筑成一座鳞鳞的长桥，直联及西天尽处，和轮船泛出的一流翠波白沫，上下对照，留恋西来的踪迹。

北天云幕豁处，一颗鲜翠的明星，喜孜孜地先来问探消息，像新嫁媳的侍婢，也穿扮得遍体光艳。但新娘依然姗姗未出。

我小的时候，每于中秋夜，呆坐在楼窗外等看“月华”。若然天上有云雾缭绕，我就替“亮晶晶的月亮”担忧。若然见了鱼鳞似的云彩，我的小心就欣欣怡悦，默祷着月儿快些开花，因为我常听人说只要有“瓦楞”云，就有月华；但在月光放彩以前，我母亲早已逼我去上床，所以月华只是我脑筋里一个不曾实现的想象，直到如今。

现在天上砌满了瓦楞云彩，霎时间引起了 I 早年许多有趣的记忆——但我的纯洁的童心，如今哪里去了！

月光有一种神秘的引力。她能使海波咆哮，她能使悲绪生潮。月下的喟息可以结聚成山，月下的情泪可以培植百亩的畹兰，千茎的紫琳珎。我疑悲哀是人类先天的遗传，否则，何以我们几年不知悲感的时期，有时对着一泻的清辉，也往往凄心滴泪呢？

但我今夜却不曾流泪。不是无泪可滴，也不是文明教育将我最纯洁的本能锄净，却为是感觉了神圣的悲哀，将我理解的好奇心激动，想学契古特白登来解剖这神秘的“阵冷骨累”。冷的智永远是热的情的死仇。他们不能相容的。

但在这样浪漫的月夜，要来练习冷酷的分析，似乎不近人情！所以我的心机一转，重复将锋快的智力刷起，让沉醉的情泪自然流转，听他产生什么音乐，让缱绻的诗魂漫自低回，看他寻出什么梦境。

明月正在云岩中间，周围有一圈黄色的彩晕，一阵阵的轻雾，在她面前扯过。海上几百道起伏的银沟，一齐在微叱凄其的音节，此外不受清辉的波域，在暗中坟坟涨落，不知是怨是慕。

我一面将自己一部分的情感，看人自然界的现象，一面拿着纸笔，痴望着月彩，想从她明洁的辉光里，看出今夜地面上秋思的痕迹，希冀她们在我心里，凝成高洁情绪的

菁华。因为她光明的捷足，今夜遍走天涯，人间的恩怨，哪一件不经过她的慧眼呢？

印度的 Ganges（恒奇）河边有一座小村落，村外一个榕绒密绣的湖边，坐着一对情醉的男女，他们中间草地上放着一尊古铜香炉，烧着上品的水息，那温柔婉恋的烟篆，沉馥香浓的热气，便是他们爱感的象征月光从云端里轻俯下来，在那女子脑前的珠串上，水息的烟尾上，印下一个慈吻，微晒，重复登上她的云艇，上前驶去。

一家别院的楼上，窗帘不曾放下，几枝肥满的桐叶正在玻璃上摇曳斗趣，月光窥见了窗内一张小蚊床上紫纱帐里，安眠着一个安琪儿似的小孩，她轻轻挨进身去，在他温软的眼睫上，嫩桃似的腮上，抚摩了一会。又将她银色的纤指，理齐了他脐圆的额发，蔼然微晒着，又回她的云海去了。

一个失望的诗人，坐在河边一块石头上，满面写着幽郁的神情，他爱人的倩影，在他胸中像河水似的流动，他又不能在失望的渣滓里榨出些微甘液，他张开两手，仰着头，让大慈大悲的月光，那时正在过路，洗沐他泪腺湿肿的眼眶，他似乎感觉到清心的安慰，立即摸出一枝笔，在白衣襟上写道：

月光，

你是失望儿的乳娘！

面海一座柴屋的窗棂里，望得见屋里的内容：一张小桌上放着半块面包和几条冷肉，晚餐的剩余，窗前几上开着一本家用的圣经，炉架上两座点着的烛台，不住地在流泪，旁边坐着一个皱面驼腰的老妇人，两眼半闭不闭地落在伏在她膝上悲泣的一个少妇，她的长裙散在地板上像一只大花蝶。老妇人掉头向窗外望，只见远远海涛起伏，和慈祥的月光在拥抱密吻，她叹了口气向着斜照在圣经上的月影嚷道：

“真绝望了！真绝望了！”

她独自在她精雅的书室里，把灯火一齐熄了，倚在窗口一架藤椅上，月光从东墙肩上斜泻下去，笼住她的全身，在花砖上幻出一个窈窕的情影，她两根垂辘的发梢，她微澹的媚唇，和庭前几茎高峙的玉兰花，都在静秘的月色中微颤，她加她的呼吸，吐出一股幽香，不但邻近的花草，连月儿闻了，也禁不住迷醉，她腮边天然的妙涡，已有好几日不圆满：她瘦损了。但她在想什么呢？月光，你能否将我的梦魂带去，放在离她三五尺的玉兰花枝上。

威尔斯西境一座矿床附近，有三个工人，口衔着笨重的烟斗，在月光中间坐。他们所能想到的话都已讲完，但这异样的月影，在他们对面的松林，左首的溪水上，平添了不可言语比说的妩媚，惟有他们工余倦极的眼珠不阖，彼此不约而同今晚较往常多抽了两斗的烟，但他们矿火熏黑，煤块擦黑的面容。表示他们心灵的薄弱，在享乐烟斗以外，虽然秋月溪声的戟刺，也不能有精美情绪之反感。等月影移西一些，他们默默地扑出了一斗灰，起身进屋，各自登床睡去。月光从屋背飘眼望进去，只见他们都已睡熟；他们即使有梦，也无非矿内矿外的景色！

月光渡过了爱尔兰海峡，爬上海尔佛林的高峰，正对着静默的红潭。潭水凝定得像

一大块冰，铁青色。四围斜坦的小峰，全都满铺着蟹青和蛋白色的岩片碎石，一株矮树都没有。沿潭间有些丛草，那全体形势，正像一大青碗，现在满盛了清洁的月辉，静极了，草里不闻虫吟，水里不闻鱼跃；只有石缝里潜涧沥沥之声，断续地作响，仿佛一座大教堂里点着一星小火，益发对照出静穆宁寂的境界，月儿在铁色的潭面上，倦倚了半晌，重复拨起她的银舄，过山去了。

昨天船离了新加坡以后，方向从正东改为东北，所以前几天的船梢正对落日，此后“晚霞的工厂”渐渐移到我们船向的左手来了。

昨夜吃过晚饭上甲板的时候，船右一海银波，在犀利之中涵有幽秘的彩色，凄清的表情，引起了我的凝视。那放银光的圆球正挂在你头上，如其起靠着船头仰望。她今夜并不十分鲜艳：她精圆的芳容上似乎轻笼着一层藕灰色的薄纱；轻漾着一种悲喟的音调；轻染着几痕泪化的雾霭。她并不十分鲜艳，然而她素洁温柔的光线中，犹之少女浅蓝妙眼的斜睨；犹之春阳融解在山巅白云反映的嫩色，含有不可解的迷力，媚态，世间凡具有感觉性的人，只要承沐着她的清辉，就发生也是不可理解的反应，引起隐复的内心境界的紧张，——像琴弦一样，——人生最微妙的情绪，载震生命所蕴藏高洁名贵创现的冲动。有时在心理状态之前，或于同时，撼动躯体的组织，使感觉血液中突起冰流之冰流，嗅神经难禁之酸辛，内蒙汹涌之跳动，泪腺之骤热与润湿。那就是秋月兴起的秋思——愁。

昨晚的月色就是秋思的泉源，岂止，直是悲哀幽骚悱怨沉郁的象征，是季候运转的伟剧中最神秘亦最自然的一幕，诗艺界最凄凉亦最微妙的一个消息。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

中国字形具有一种独一的妩媚，有几个字的结构，我看来纯是艺术家的匠心；这也是我们国粹之尤粹者之一。譬如“秋”字，已经是一个极美的字形；“愁”字更是文字史上有数的杰作；有石开湖晕，风扫松针的妙处，这一群点画的配置，简直经过柯罗的画篆，米乞朗其罗的雕圭，Chopin的神感；像——用一个科学的比喻——原子的结构，将旋转宇宙的大力收缩成一个无形无踪的电核；这十三笔造成的象征，似乎是宇宙和人生悲惨的现象和经验，吁喟和涕泪，所凝成最纯粹精密的结晶，充满了催迷的秘力。你若然有高蒂闲（Gautier）异超的知感性，定然可以梦到，愁字变形为秋霞黯绿色的通明宝玉，若用银槌轻击之，当吐银色的幽咽电蛇似腾人云天。

我并不是为寻秋意面看月，更不是为觅新愁而访秋月；蓄意沉浸于悲哀的生活，是丹德所不许的。我盖见月面感秋色，因秋窗而拈新愁：人是一簇脆弱而富于反射性的神经！

我重复回到现实的景色，轻裹在云锦之中的秋月，像一个遍体蒙纱的女郎，她那团圆清朗的外貌像新娘，但同时她暮弦的颜色，那是藕灰，她踟蹰的行踵，掩泣的痕迹，又使人疑是送丧的雨蛛。所以我曾说：

秋月呀？

我不盼望你团圆。

这是秋月的特色，不论她是悬在落日残照边的新镰，与“黄昏晓”竞艳的眉钩，中

宵斗没西隣的金碗，星云参差间的银床，以至一轮腴满的中秋，不论盈亏高下，总在原来澄爽明秋之中，遍洒着一种我只能称之为“悲哀的轻霭”，和“传愁的以太”。即使你原来无愁，见此也禁不得沾染那“灰色的音调”，渐渐兴感起来！

秋月呀！

谁禁得起银指尖儿

浪漫地搔爬呵！

不信但看那一海的轻涛，可不是禁不住她一指的抚摩，在那里低徊饮泣呢！就是那：

无聊的云烟，

秋月的美满，

熏暖了飘心冷眼，

也清冷地穿上了轻缟的衣裳，

来参与这

美满的婚姻和丧礼。

十月六日志摩

（原刊 1922 年 12 月 29 日《晨报副刊》）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

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内动的同情。中国人只会在杀人场上听小热昏，决不会在法庭上贺喜判决无罪的罪犯；只想把洁白的人齐拉入混浊的水里，不会原谅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牺牲精神。只是“幸灾乐祸”、“投井下石”，不会冒一点子险去分肩他人作为正义而奋斗的负担。

从前在历史上，我们似乎听说过有什么义侠呀，什么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榜样呀，气节呀，廉洁呀，等等。如今呢，只听见神圣的职业者接受蜜甜的“冰炭敬”，磕拜寿祝福的响头，到处只见拍卖人格“贱卖灵魂”的招贴。这是革命最彰明的成绩，这是华族民国最动人的广告！

“无理想的民族必亡”，是一句不刊的真言。我们目前的社会政治走的只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的是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莎士比亚的丑鬼卡立朋（Caliban）有时在海水里照出自己的尊容，总是老羞成怒的。

所以每次有理想主义的行为或人格出现，这卑污苟且的社会一定不能容忍；不是拳打脚踢，也总是冷嘲热讽，总要把那三闾大夫硬推入汨罗江底，他们方才放心。

我们从前是儒教国，所以从前理想人格的标准是智仁勇。现在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国了，但目前最普通人格的通性，明明是愚暗残忍懦怯，正得一个反面。但是真理正义是永生不灭的圣火；也许有时遭被蒙盖掩翳罢了。大多数的人一天二十四点钟的时间内，何尝没有一刹那清明之气的回复？但是谁有胆量来想他自己的想，感觉他内动的感觉，表现他正义的冲动呢？

蔡元培所以是个南边人说的“蠢大”，愚不可及的一个书呆子，卑污苟且社会里的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话是没有人能懂的；他的行为是极少数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张，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飞旺的炭火，人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

“小人知进而不知退，”

“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

“不合作主义，”

“为保持人格起见……”

“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

这些话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

这样的一个理想者，非失败不可；因为理想者总是失败的。若然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失败——那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希望了。

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应该认明此番风潮是个道德问题；随便彭允彝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淹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原刊 1923 年 1 月 28 日《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

吹胰子泡

小槩粉嫩的脸上，流着两道泪沟，走来对他娘说：“所有的好东西全没有了，全破了。我方才同大哥一起吹胰子泡，他吹一个小的我也吹一个小的，他吹一个大的，我也吹一个大的，有的飞了上去，有的闪下地去，有的吹得太大了，胀破了。大哥说他们是白天的萤火虫，一会儿见，一会儿不见。我说他们是仙人球，上面有仙女在那里画花，你看，红的，绿的，青的，白的，多么好看，但是仙女的命多是很短，所以一会儿就不见了。后来我们想吹一个顶大的，顶大顶圆顶好看的球，上面要有许多画花的仙女，十个，二十个，还不够，吹成功了，慢慢的放上天去，（那时候天上刚有一大块好看的红云，那便是仙女的家，）岂不是好？我们，我同大哥，就慢慢的吹，慢慢的换气，手也顶小心的，拿着麦管子，一动也不敢动，我几乎笑了，大哥也快笑了，球也慢慢的大了，像圆的鸽蛋，像圆的鸡蛋，像圆的鸭蛋，像圆的鹅蛋，（妈，鹅蛋不是比鸭蛋大吗？）像妹妹那个大皮球；球大了，花也慢慢多了，仙女到得也多了，那球老是轻轻的动者，像发抖，我想一定是那些仙女看了我们进着气，板着脸，鼓着腮帮子，太可笑的样子，在那里笑话我们，像妹妹一样的傻笑，可没有声音。后来奶妈在旁边说好了，再吹就破了，我们就轻轻的把嘴唇移开了麦管口，手发抖，脚也不敢动，好容易把那麦管口挂着的好宝贝举起来——真是宝贝，我们乐极了，我们就轻轻的把那满是仙女的球往空中一掷，赶快仰起一双嘴，尽吹，可是妈呀，你不能张着口吹，直吹球就破，你得把你那口圆成一个小圆洞儿再吹，那就不破了。大哥吹得比我更好。他吹，我也吹，他又吹，吹得那盏五彩的灯儿摇摇摆摆的，上上下下的，尽在空中飞着，像个大花蝶。我呀，又着急，又乐，又要笑，又不敢笑开口，开口一吹球儿就破。奶妈看得也笑了。妹子奶妈抱着，也乐疯了，尽伸着一双小手想去抓那球，——她老爱抓花蝶儿——可没有抓到。竹子也笑了，笑得摇头弯腰的。

球飞到了竹子旁边险得很，差一点让扎破了。那球在太阳光里滴着，真美，真好看。那些仙女画好了，都在那里拉着手儿跳舞，跳的是仙女舞，真好看。我们正吹得浑身都痛，想把他吹上天去，那儿知道出乱子了，我们的花厅前面不是有个燕子窝，他们不是早晚尽闹，那只尾巴又细又白的，真不知趣，早不飞，晚不飞，谁都不愿意他飞，他到飞了出来，一飞呀就捣乱，他开着口，一面叫，一面飞，他那张贫嘴，刚好撞着快飞上天的球儿，一撞呀，什么球呀，蛋呀，蝴蝶呀，画呀，仙女呀，笑呀，全没有了，全不见了，全让那白燕的贫嘴吞了下去，连仙女都吞了！妈呀，你看可气不可气，我就哭了！”

（原刊 1923 年 4 月 15 日《努力周报》第四十八期）

杂 记

我早已想做一种西洋诗话，记述西洋诗人有趣味的逸事，他们各个人的诗的概念，以及他们各个人砥砺工具的方法。我想他们有时随意说出来的话，例如勃兰克(Blake)，开茨(Keats)，罗刹蒂(Rossetti)剩下来的杂记和信札，William Archer 集的那本 From Ibsen's Work—Shop，契考夫(chekhov)的信札，都是他们随意流露的真心得，虽则不是长成的木料，却都是适之比况杜威的 Creative Seeds，这些灵活的种子要你有适当的心田来收留培蒔就会发芽生长。我昨天从通伯那里借得一本葛莱符司(Robert Graves)的《论诗》(On Poetry)，里面很多有意味的启示，我忍不住翻过几则来让大家看看。

葛莱符司是英国的一个诗人，牛津大学的，打了好几年仗，在壕沟里做诗，也是乔治派诗人(The Georgians)之一。他的诗长于短歌，艺术很不错，虽则天才不见得很高。他这册论诗却颇值得一看。

狗食盆

“侄儿，实在对不起，但我真是没有法子懂你的‘新诗’。新诗真叫人看的厌恶；我看来大都是无理取闹不要脸。”

“很好，伯父，但是人家也没有盼望你懂得！看家的老狗到了吃饭时候走到他那盆子外面写明狗食的去吃他的碎饼干，摇着尾巴顶得意的。明天你要是给他一个新盆子里面放了他不认识的鲜味儿，他过来嗅上几嗅满瞧不起的转身就跑。你看了他那样不开眼儿的蠢，他那样不识抬举，他那只知道爱碎饼干可笑的脾气，你就恨不得抬起脚来踢他；可是你慢着！”

“他原先吃的那盆子外面写明狗食的，照科学先生们说，他只要一见就引起了他的狗嘴的馋涎。你现在给他的，他满不认识，没有兴起他的馋嘴，他满不舒服，反而以为让你冤了。”

“可是你要是掷给小巴儿们试试；他们一见就狠命的抢着吃，回头他们看着那糊涂的老狗老恋着他那狗食盆里的碎饼干，他们哼哈着，老实说有点儿瞧不起。”

这段挖苦话的妙处不仅是对付了一般自居高明的老伯伯们，就连一群努力创造的新青年们也得了个最确当的比喻——只是一群乐天主义什么都是好吃的小巴儿们！

坏诗，假诗，形似诗

到底什么是诗，谁都想来答复。谁都不曾有满意的答复，诗是人世间基本现象之